



論衡卷八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
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
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
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
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_其
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
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

元大字本刑與作
刑之與

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
國篡畔淮夷徐戎竝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
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
不能別也夫德一有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
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
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
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
禁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
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

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未
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
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
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
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
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
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
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

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
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
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為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
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
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力刀自刳其腹盡出
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
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
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刀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

孫校本
改力与元
本同

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
之頭着之於頸柰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
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
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
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為伏虎將弓射之矢
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
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
或以為虎或以為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

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
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為虎射之矢入可也
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為是張弓射之
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
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平石之質難射肉易射
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
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
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
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

通津本矢作失元天
守本作矢

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
能入一寸矢摧為三况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
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
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
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
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
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
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
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

元大字本椎作推

通津失孫
校改失元
本同

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
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
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
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
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
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
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
之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

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爲機關備具與木車
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
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
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
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
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
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
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于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

元大字本于作于
元小字本于作于
校作于

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羗戎要擊於峭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

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

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

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

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

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為難難為故也夫不以為非實而以為難君子之言

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則

孫枝國矣
下作句蓋
論語提行
也

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盡因續以血今高
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
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
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
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
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
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况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
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
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
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
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
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
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
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曾鋒刃之助故手足得
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
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
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

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
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
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
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
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
寸始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
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
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

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
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
孟賁使孟賁擿銅柱能一有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
七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
之效夫稱于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
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
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
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

通津本當作常

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
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
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
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
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當聖人
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伸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
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而為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於

百物

元大字本寶作寶
服作或

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為美鑄
以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
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
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
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
女子服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為蘭服
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夫九鼎無能
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
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

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爲禹鑄之爲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爲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爲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罍也雷罍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

秦昭王使將軍嫪毐攻王赧王赧惶懼奔秦頓首受罪

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

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

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

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

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

王赧奔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

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

元小字不彭作鼓
通洋平戎作戒

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於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丘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亦_{五石}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也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

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爲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大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
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
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
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
使夫純樸撲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
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
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
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
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

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
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
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恍惚之
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
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
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
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
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胷儋耳焦僂跋踵之輩
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

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
 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
 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天地天
 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
 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
 實案后稷始受郃封訖於宣王宣王之時以至外族內屬
 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
 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
 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

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
 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
 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
 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
 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
 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
 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
 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
 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

元大宇不害下言字作者

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兩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饑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涸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

通津本兩作兩

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闐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

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特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

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

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為伍何等賢者了路使子羔為費邱宰孔子以為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

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

通津本場作惕
元大字本警作語

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為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代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

通津本糧並作糧
元大字本作糧

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糧無杵白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賁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

賁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賁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為雲上不及天下而為雲雨星星墮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賁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

振聲校疏臨本云虛
校人下有之疑當云
中時上張臨即吳臨

元大字本千作十

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
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為今世增益功美猶過
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衰述失實離本獨
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
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為實事
也

論衡卷八終

論衡卷九

問孔篇

元大字本不能知作不
知者

此後辯經
義處多嗜
笑成文請
著當得言
辨意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專
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
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
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察賢聖之言
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
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
妄也彼見孔子為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

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為聖神
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
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
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
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
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
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
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
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

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
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
凡學問之法不為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
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
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
逕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
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
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
是非

孫校追元
本同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於毋違志乎樊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

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勅懿子小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

元大字本同作周

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
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
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
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
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
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
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
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

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
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
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
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
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
何毒苦貧賤起爲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
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
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
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

論衡
卷九
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

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

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

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已上已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

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
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
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
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
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
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
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
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
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

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
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
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卧安足以
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
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
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
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

元大字本力作助

讀至此是
令尼父解

而已無為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母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乎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

元大字本謂仁作謂之

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為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通津本今作令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

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

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

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

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為短也不攻何哉孔子

身南子子路不悅子曰子所鄙一作否者天厭之天厭

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

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

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

元大字本亦對之作以對曰元小字本亦作以虞校作亦

元大字本所上有字無

元大字本鄙下有子字正交無一作否三字文註

孫校云云無有字與元本同添字

孫云鄙下有字與元本同此通津本改字

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
 解今未曾有為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
 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
 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
 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
 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為天所厭邪案諸臥厭
 不寤者未皆為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
 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

通津本寤作悟
 元大字本上事作實
 下事作之

元大字本惟作雖

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
 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
 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為子
 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
 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
 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母
 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
 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
 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

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元大字本下太平二字無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

元字本應下有則字元大字本思上也作然

元大字本至作致

元大字本後上至字作致

通洋本至作主

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王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
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
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
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
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
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
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

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
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國裸入衣
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
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
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
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
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
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
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

元大守本僞作為

論衡
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
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
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
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
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
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
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
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

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
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與稱已矣夫自知無貴
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已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
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
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
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
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
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

廢天奪其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
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
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死孔子雖王猶不
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
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
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
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
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
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

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
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
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
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
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
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
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
館母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

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
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
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
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
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
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
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
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
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

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
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
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
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
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
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
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
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
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

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爲鯉柳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

而食枵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

元大字本語作矣

元大字本孔子曰作孔子對曰無字字字

元大字本非上白字無

元大字本兩某字皆作其今作令
字本兩其六作其

元大字本謙下之字作非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為問所治為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為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為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辯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為賢者

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為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

元大字本獨不
作獨不在入之也
按黃校作入之吳校
作之入恐誤

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
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
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
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
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觀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人也解之宜佛盱未為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
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
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汗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
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闕避惡去汗不以

元大字本所作可

義耻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會耻之佛盱有
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盱非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所謂浮雲
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
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
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
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
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

孫云所作
可與元本
同

元大字本今下吾
字作瓜

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為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
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
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
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為行
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為欲也禮義之言為供親也仕
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
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
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之也如已何必

通津本之作如

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山豈徒哉如用我吾
其為東周乎為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
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
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
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
何其濁也公山弗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
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
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
甚惡之狀也

之不足與也... 其意東風乎... 公山力之...

論衡卷十

非諱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

元大字本求作七

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
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
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
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
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
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
肯為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
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
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

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
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
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
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
以舊禮為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
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
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
官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
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

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循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

通津本循作徇

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疆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疆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

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侯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侯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侯用式之道為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間，秦兵為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罰賞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強兵，此法度也。案秦之

通津本罰賞作賞
罰

元大守小亡作士

疆肯為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眾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疆弱不敵眾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間，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疆則奮威。秦以兵疆，威無不勝，卻軍還眾，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

元小字本祖作皇
虛校皇下有帝字
大字本作祖

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疆，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為呂后議進，不過疆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間，卻彊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

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櫟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

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亦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

潔之人貪故能立功僑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
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
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
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
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
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
拔劍到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到而
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
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駕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

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
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
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到馬也
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
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
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
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
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
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耻辱至身

推治身以况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虛校周穆王接上文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

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元大字本刪此兩處作欄下皆作欄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搨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搨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為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

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為善法度賞之為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不善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

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

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

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

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

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

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

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

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

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

元大字本未定字
不重
元大字本出作
日

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
人之不哀猶龐攔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
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
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
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
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
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
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
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

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
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
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鄭之以掌也御
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
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
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
而相違矣龐攔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
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
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

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
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
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攏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
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
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
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
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
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
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

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
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
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
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
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
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
水而咎已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已失法
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
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

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孟子見梁惠王

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

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

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

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

實問之財貨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

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精達道理之實也齊王問

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

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

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

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

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孫枝寶也
下作句蓋
齊王提行

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

孫枝賜字下作句

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

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

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費辭曰歸費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

辭曰聞戒故為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為不受若於齊

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

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

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

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况後萬前當受十

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孫枝辭之下作句

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

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

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

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

元大字本將下有字作因

元心字本無以字不字本有

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被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

元大字本如上
有彼字

元小字本雖作之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慳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

元大字本措作指

元大字本其所下有致字無則字

元大字本于下無有字

元大字本則作前而於作而復

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平如南子則豈徒齊民書本之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目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為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為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與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與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

孫三措作指与元本同

論衡
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間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為

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

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巳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

元大字本聖不作
聖人不

論衡 卷十
十七
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
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
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
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

元大字本無孟子
二字元小字本無孟
字虛校無字字

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
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
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
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
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
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遊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遊
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
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
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

通津本也作矣

口給也矣

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為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也

通津本匍匐作扶服

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匍匐

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

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巳
頻蹙曰惡用是鴟鴞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鴟鴞之肉也出而吐之以
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爲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
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
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
用鴟鴞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鴟鴞
之肉仲子耻負前言卽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

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
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旣食之知其
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耻食不合已志之
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
克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
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
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
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

元大字本暫作見
按黃琴公又目校
通津本見字注下
議旁而補校吳校
本見字又注上暫
旁兩處必有一誤
能肥之也

因人故粟以屨纒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
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眾昭暫議論故避於
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纒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
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暫
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為
誰粟不知樹者為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
之孟子非之是為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
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
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室中之槁壤飲盜室

中之黃泉蚓惡能為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
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
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
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
宅為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
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齋食而
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為飯者兄之祿也
毋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
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

言後
卷十
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胡乃
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
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
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
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命是正天命於操行也夫子
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
何以不受正命比于剖子胥烹子路蘊天下極戮非
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于子胥行不順

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
哉竇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
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壓雖
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
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
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元大字平天作命
通津本天亦作天

新
卷十
二十一

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顛項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

上極天乎不周爲其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鼈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鼈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鼈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其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鼈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其大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

元大字本從下有可字

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其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為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濛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其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

通津本此銷字作消與前異

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其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土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

通津本五作上

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竝傳世間真偽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克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

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

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鄞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

孫利作
刺与元年
同

元天字本刺作刺

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

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維且萬里徒徒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維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維地祭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

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

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
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
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
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
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
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
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
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
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
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
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
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
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
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
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

元大宇本抑作降

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

元大宇本夜常作夜長

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為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日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

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旣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

而入地地密部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

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椽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

存祭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堦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旣明矣試使一人把火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卽天高南方之星亦當

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
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
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
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階、北、
上、視、天、天、云有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
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夫、之、高、下、猶、
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
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且、
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

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
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
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
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
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
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
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
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
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

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
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
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
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
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
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
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
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
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

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
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
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
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
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
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
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
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
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

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日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

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

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

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行。皆附天。何以

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

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

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

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

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

東南方下水。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

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
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隣
國接境鷄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
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
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
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
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
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

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
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
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
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
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
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
生日蝕時旣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
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管也月尚可察
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

有物名曰鳥乎審日不能見鳥之形通而能見其足
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
爲有鳥月中何爲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
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
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
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
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察月晦光旣
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
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

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
百八十月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
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
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
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
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
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
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
辟者日旣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

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
當與旦復時易處假今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
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
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
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
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筲
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
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
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

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
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
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
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
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
十日堯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
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
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

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月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

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水上之日扶桑水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便日出是扶桑水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日猶眩耀况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莖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卽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

言衡
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竝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焦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

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雲只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譏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

通津本將作狀

雖云不及地尺，復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為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將^狀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不知其為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為之也。人見鬼

元大宇本徒字空

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徒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

元大宇本其言與作妄言月與

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爲星則謂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爲星則實爲石矣
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曆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直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丘明

元大字本此蓋字無

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夫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

通津本傍作滂

為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為雲雲繁為雨猶甚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日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為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通津本原作厚

答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原祿矣何必為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賢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眾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刻也

元大字本盜下與作力

通津本刻作劫

元大字本飢作食

元大字本則作耐
通津本制作割

通津本制作
君子

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
 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
 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
 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子與小人本
 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
 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
 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
 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

元大字本下九字無

元大字本驗作檢後
同效下有考其言
三字

通津本性作心

元大字居作君

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
 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
 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
 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
 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
 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
 行考之一驗情性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丰斛
 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

通津本期作欺

元大字本情下無字
作乖

元大字本高下之字
作又

為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期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
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
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
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
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
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
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
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

通津本義作善

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
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則人操行者可
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
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形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
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
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善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

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為賢非者

元大字本歎作兼
吳臨本兼作兼誤

為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
所歎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
誅故貫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
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為從彊秦
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為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
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
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
言眾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交功鈞名敵不異於賢

元大字本實作失

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
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
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
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
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
功故高來襪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
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為
效無效未可為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為
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同
孫云歎作
兼与元字

元大字本同作司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
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偽
而伺其對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
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
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
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
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辯佞人言
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
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

元大字本合作全

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
設節者可知飾偽無情者可辯質誠居善者可得含
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辯人君好辯佞人學
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
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已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

元大字本求作表
上作心故作敢
意作繫

元大字本考字
無

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庭之行察其親之節明事君之
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奸為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
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

求上故意
字係校注
表心敢繫
与元本同

孫之宋刻
無考字与
元本同

元大字本毀之下兩字作也

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為事為國佞人之權為身為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為毀之苟不利已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厚而害之故人不疑

孫云而作也與元本同

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而不敢不仇隱情匿意為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眾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元大字本欺作斯通津本毀下有入字將字不重

元大字本聞下將字作君廢作發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於將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已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薦之者眾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

孫云欺作斯與元本同

孫云廢作發與元本同

元大字本常作當

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
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
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
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
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
遂置不用

元大字本上作正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
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
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鬪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

孫云上作正與元本同

元大字本謀作須

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
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
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
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
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
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
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爲世雄
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竝行明闇不能並知小人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

孫云常作當與元本同

元大字本下作不
舉作安

元大字本止作正

元大字本剽作
剽

元大字本書曰作
書云

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為佞者皆以禍眾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又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為僂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

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財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墻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曠堯大佞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土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

通洋本下人字
作民元大字本計
作繫

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
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
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
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
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民誤設計
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
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
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
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卷十一終

論衡卷十二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
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
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
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
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
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
宦用吏為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

論衡 卷十二
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
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
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
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
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粟粟
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方無益於時則官不
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
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
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

元大字本凡作事

元大字本不重身
字下身字空

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
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
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
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
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
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
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
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
生者必執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

元大字本令作今

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責育當敵不待輔佐。使相將知力若日之照幽。責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崇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

能
元大宇本能任作任

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闕閱。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庭。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耻。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

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
之儒泊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
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
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遇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
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
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
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
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
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

徇今不顧古趨讐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
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
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
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
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
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
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
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
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

元大字本孔作翟

元大字本鈍作居
日見作日見

元大字本巧作恒
異作易

元大字本達作通
下同

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斂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爲音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庭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庭謂之文吏朝庭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庭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

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

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
 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
 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
 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為上或
 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為明
 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
 忠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
 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
 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

通津本忠作中

元大字本尊作專

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
 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
 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此於文史洗滌泥者以水燔
 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
 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
 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
 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
 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

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為禹決江河不乘鑿鍾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鑿鍾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搥經窮

元大字本以上萬字作篇
通津本下類字作溢

竟聖意文吏搥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類出類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

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
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
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
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
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
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負吏儒生
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
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
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
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
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
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賣錢
百並爲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
爲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爲財
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
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

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
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菲山樹
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
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
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菲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
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
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
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奸濫而富人守節者
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好爲姦

元大字本復作核

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爲賓
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自以
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爲主人者也
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
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食者也素者空
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食無道藝之業不曉
政治默坐朝庭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
文吏所謂尸位素食者也居右食嘉見將領邪豈能
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

元大字本德下食字
作食

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
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卻爲地戰者不能
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
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爲將貪官顯義
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
自解於尸位素食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
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
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
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

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
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
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錘墻壁也屋廡則
用斧斤墻壁則用築錘荷斤斧把築錘插與彼握刀持
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
墻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錘鈞也

通津本插作錘

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
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
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

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竒也蒸所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爲蒸燻以火烟熱究浹光色澤潤熖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絲之巧施針縷之飭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

者謂之樸文更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合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

粟米未為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鑪鑄鑠乃成器，未更鑄鑪，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槩，枿之為板，方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直之物也，彫琢刻削

乃成爲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植竿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鎌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穀麤，穀麤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斲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埴，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史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

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邊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饜食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為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為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

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曰：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

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最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

通津本曰作也
元大字本使字空

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爲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已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愼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閣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爲師且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

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育瞽者也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

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迄今幾載初受何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

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藉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

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為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日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

通津本減作減

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

論衡 卷十三
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
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
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
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
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
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爲儒生
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臯陶作獄必將曰臯陶也
詰曰臯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
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

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
肉刑一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
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
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
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
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
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
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

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
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
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
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
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
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鴈何
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
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首挂蘆索於戶上畫
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屨火丈夫何見步之六

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
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
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裹上
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
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
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
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
右舞劔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
城廓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

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廓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垂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卿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駁不純俱有關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十三終

論衡卷十三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

元天字壯上無夫字
元天字本舉上無也字

言復 卷十三
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荅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

元大守本觀下覽
作監

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

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
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
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曰人知
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
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
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
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
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
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

元大字本知作到

孫云知作到與元本

元大字本刪作散

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

元大字本夫作而

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

故一有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

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

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漏

胃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

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

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

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

元大字本等浦作較其

元大字本什作十
萬作萬

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
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
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
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
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
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胷中之才茂有一
無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
而馳騁千里之迹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
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勛力以

元大字本知作如

通津本廷作庭

元大字本助作固

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
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為功有力無助以力為禍
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
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
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
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
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
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不流浸
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

通津本不作之

元大字本深作滯
鼻作夏

元大字本角作解

地仰溝洫決決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
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
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
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
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
闕巷之深，何時得達？鼻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
鈞，手能決角，伸鈞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胃之
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
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

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
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
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
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
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
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
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
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
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

元大字本猶作由
下猶作猶

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于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

元天字不用之作用
韓察上有能字
通津本革作軍
吳臨行用字黃
校不衍用字

元天字本推上
有能字

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可察其書兵挫革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地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磁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菰瓠不能傷篠籥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籥之才也無推頓

元大字本用賢作貪賢

發動之。王、瓜、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
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
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
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
抗、自、銜、者、賈、賤、不、讐。案、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
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鍾、所、以、能、振、地、者。
踞、踏、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
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元大字本別上有一字切下無矣字

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
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
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
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
力、而、樊、鄴、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
秦、收、歛、文、書、也。眾、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
是、以、能、圖、其、利、害、眾、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
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

通津本功作攻

元大字本力榮作
為榮

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
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
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
榮也

別通篇

元大字本裡質作
櫃押 贏作贏
通津本帛作綿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
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
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

孫校羸改

元大字本賤上無
不字

以七尺為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
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
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
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

孫校與下
不字旁注
無字聲
被此條誤
蓋通津賤
上不字係
櫃添疑趙
云不字無
而誤切為
不作無也

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
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
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
通明博見其為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
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

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癱癲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癱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閣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閣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

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况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

論衡 卷十三
川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
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
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
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
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
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
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
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
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啓牖以

元大字本才智作約
智之曰作又曰

通津本庭作廷

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窗牖
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
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胷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
上眇升樓臺窺四隣之庭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
冥冥之內穿曠穴卧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
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
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三十
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
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

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亾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為戒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糶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胃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

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閉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為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卑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

元不字本皆作
幾

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
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眾方孰若巧之一伎
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
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眾
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
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
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褒衣博帶夫德不優者
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
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

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
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
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
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
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
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
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
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
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

孫云徒作
便

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鬪必勝之策也故劍
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
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
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
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
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
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
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賄重常之鳥劉子政曉
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

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
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
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
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
力字
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
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
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况辯照然
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
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

元天字本指作損

元天字本照作昭

元天字本不作寶

元天字本學作事

論衡

卷十三

三

孫云照作昭与元本同
孫云不作寶与元本同
孫云學作字

元大字本注作漢

元大字本備之作備

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
法祖修葢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
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
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
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末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
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
性好道樂學故辯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
卧腹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俛蟲三百人為之
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閣脂塞無所

係云無於
字与元本
同此通律
櫃係字

元大字本胸作胸下
同

元大字本食也作食
之

好欲與三百俛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
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
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
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
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
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
者亦能自供仕官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
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

通津本有作右

以位為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
將相長吏不得若有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嘗
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
通人也如見太賓燕昭為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
東成令董仲綬知為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
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
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
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
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下伯玉策既中實文說

通津本移作移

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囚者經徒能摘筆徒能
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
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移中監以問百官百
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
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
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
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
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
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傳毅之徒名香文

元大字本祝作祝

元大字本心如作心為

通津本眸作眸
元大字本典作興

通津本綫作紼

通津本言作閑

美委積不繼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鄉
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
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
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為體內藏
眸子如豆為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
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繼豈聖國微
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閑審定文讀而以

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音損益其文句而以
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
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
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
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
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
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
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
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

立義創意衰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妙思自出於會
 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詩諷術
 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
 之辭非倣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
 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
 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徃徃而然譬珠
 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
 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
 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

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
 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
 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
 相料太山之巔墜長狄之項跣不足以喻故夫丘山
 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
 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
 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
 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說論洞溢稱為經

通律本之作人

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

通津本上作土

元天字本胸作匈

元天字本之跡作文跡

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
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
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
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
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
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
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
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
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楊子

元天字本彼作徐

元天字本胸作匈

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
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
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
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
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
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
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淑儻可謂得論也
由此言之繁文之入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
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

言後
卷十三
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
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
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
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
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
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
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
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
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
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
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
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
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
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
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
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
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

元大字本起作趙

通洋本連作速
元大字本作連不
作速

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
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孔為文情見於辭
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
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
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
桓君山易鼂鎔之策。與新論其一思。觀谷永之陳說。
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
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
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

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
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
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
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
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
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
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維也。在州為刺
史。任安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
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

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
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
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微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
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
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
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
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
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未有周長生白
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金，珍物產

於四遠幽遠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
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
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末論列者，長生尤
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
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
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
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

无大字李末作未
通津本作未與此
同

元字甜作甜

通津本何作實

元字本推上無是字今作令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菓果甘。甜後人新造。密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意雖奇。論者猶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何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

孫之無是字与本字同此通津撰添字

元字本推下者字無

元字本總作則

標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其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益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

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聲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十三終

元大字本支作聞

通津本聲作聲

孫校文改聞与本

論衡卷十四

狀留篇

元大字本世下有之字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曆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

元大字本特作持

元大字本深矣作深也

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負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胸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

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此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聞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蹠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

元大字本謂作空
格

元大字本德作位

元大字本彼作被

通津本也作者

通津本史作吏

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
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
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
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
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及汲
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
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
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
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置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

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
大暴故為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也者不崇一朝輒
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
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
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
闇長史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
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
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
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

通洋本揚作揚

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

元大字本授作受

元大字本纜作繞

元大字本舉作之

策杖叩動。纜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為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為災。麒麟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鷲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鼃蹠蹠於靈龜。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

元大字本熟作熱下
同

元大字本多道作道
字多

元大字本腹作中

元大字本重其作
貴其

元大字本作疾速

元大字本祿作位

元大字本矣作徒

元大字本哉作故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
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
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
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
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
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為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
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能字
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
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胃腹

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
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
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餐
之謗。誼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
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
郭閉而不可通。津梁絕而不可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
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
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溫篇

論衡

卷十四

五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為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

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為小發不為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

元大宇本漸作纔事作乎

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鑑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

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

元天字本肅作者

元大字本影作景
下亦作影或偶遺
未改不可知也

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
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
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
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
應。之。怒。者。慍。恚。慍。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
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
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
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徵。原。大。
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

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
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
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
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
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
蚩尤之民涸涸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
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
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
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為變也如用刑

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為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

元大宇本始作治

元大宇本人有作有人

元大宇本操作慘

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為、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為、明矣。人有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為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穀、如審

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

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

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

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

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

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

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

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

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

元大字本之夫作之矣

元大字本使作始

元大宇本曰作若

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入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罰賞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且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且暘反寒暘且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通津本罰作賞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為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為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子乎災異為譴告故

元大宇本于作予

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

孫校子注
予与本
同

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
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
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
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
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天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
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
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
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
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

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
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
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
且太王直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
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
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
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
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
哉鼓琴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

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日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如之捶杖

元天字本於作外

教觀於物者冀二八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入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謹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梟泐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

之負豕二言之於除鼻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
 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
 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色
 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天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
 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
 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
 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
 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
 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為言間

也持善聞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
 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
 寬惡也夫復為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
 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
 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
 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
 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譴
 非為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
 合德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

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僊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
僊僊宜讀為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

雲上其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
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
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
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君
及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
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為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
矣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

與之俱僊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
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
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
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
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
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

通洋本政作三

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
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
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

通津本上人作惡
元大字本離惡作離
己

元大字本信作害

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
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
與人人為羣黨也如東罪人以詣吏離惡人與異居
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
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
刑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
於溫一有寒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
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燠薪燃釜
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

元大字本為作而
元大字本告之作
告人

顧可言人君為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
乃言天為人君為寒為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
言人君失政天為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
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
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
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
譴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
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皴裂中殺人物謂天
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譴告誅

元天字本改後作政後

伐猶為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為譴告一有復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譏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

元天字本聽之作聽知

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為轉為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

元大字本之言作欲言

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於文祖不言受終於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

元大字本賢作聖

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以推知鐘鼓循天惟猶政鐘鼓聲循天之應也夫

論衡卷十四終

卷十四

人安而世聖人之言實人無災也木衣聖人之災也
 言又然災異之象未索上天之意也其象也非聖
 必由聖人之相及其辭亦聖人之口不計聖人之
 言也豈亦上天之幾哉周公非小合天志也上天之

論衡卷十五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
 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
 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
 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
 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
 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
 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

鐘道津本鐘皆作

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通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虵出起陽氣也夜及半而鶴

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

為田家五
行作備

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
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
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
為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
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
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何也物生統
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
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
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

通津本擊作繫

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

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

含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擊於心矣心有所

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

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為杆東則旒隨

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鉤

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

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

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

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筥或作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筥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太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

元大字本極作及

旅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撥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負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未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篋。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為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

元大字本正作政

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
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刑其
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
和見拘之冤孰與卞和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
不如泣拘固不如刑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
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騫其
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
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
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

元天字本其死作其所

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堦之啼度過拘囚
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宥告無
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宥告無罪於上天也
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
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
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
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
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
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

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
知已之寃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
寒而因呼天乎卽不然者霜何故降范睢爲須賈所
讒魏齊慘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
流血二子寃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
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
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
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
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

通津本繫作擊

餘丈襄子繫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

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
墻自壞誰哭於秦官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
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
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
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
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
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
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

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

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為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繚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矣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暑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
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
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
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
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
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
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
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
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

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
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
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
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
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
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古房爲九州候月
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

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遠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

元大字本然下重一
然字

元大字本肯作宜

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南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欲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

元大字本者氣作之氣

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
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
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
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
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
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
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賫酒食請於惠人之前
未_求出其泣惠人終不為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雨

元大字本猶夫作猶人

通津本未作求

元大字本坑作宛

矣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為之流涕蘇秦張
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為雍門
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
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
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
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
星肯為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
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
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

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

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密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常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

元大字本天災作
天災孤作都

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鑿和藥者惻痛慙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艷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一有也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

元大字本氣作變

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宜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早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

元大字本乏作之

孫校之注
之与无奇

元大字本無謂字
下謂有

鄩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
間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聚食省用務嗇勸分文
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
於政不撥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
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
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
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
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

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
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
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
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
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
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
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
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
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

元大字本祭祀作祀
祭

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黠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
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
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
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
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
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
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
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
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

食乎故共馨香奉進吉嘉區區惓惓冀見荅享推祭
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
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
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
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惓
惓樂之意歡忻惓惓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
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
盡已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
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

元大字本內作中故
雩下無祀字

通律本不作石

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
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
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
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
甘對導才低仰欲求禪也砥不_若劇厲欲求銛也推春
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
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
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
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
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
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
陽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
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
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
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
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

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
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水
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
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
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
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
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
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
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

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
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
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
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
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孰
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
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
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
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雨

通洋本破作被

大通洋本同

元大字本主作生

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
 塞苟以為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
 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
 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皆缺同類
 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蝓椎破螺蚌
 為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
 吏卒部民墾道作堦榜驅內於墾堦杷蝗積聚以千
 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類雨安肯
 霽尚書太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

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殺宗五品不訓
 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為民害
 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
 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
 禮孔子作經表以為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
 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
 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
 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
 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

元大字本崇作營
通津本若作猶

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
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
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
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
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
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
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
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
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

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
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
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
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寒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
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猶
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自雨
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
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
痺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

元大字本愈作衰

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
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
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
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
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
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
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
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為
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

元大字本鼓下有而字
黃校注而字在鼓上
疑誤此從吳校

通津本鳴作明

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
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
也以卑而責尊為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
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
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
禮以鼓助號呼鳴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
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
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湛不霽
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

元大字本為攻作為
政通津本母作毋

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筭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為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賜也賜氣實微故用物

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

幄字一木作搖

以俟其時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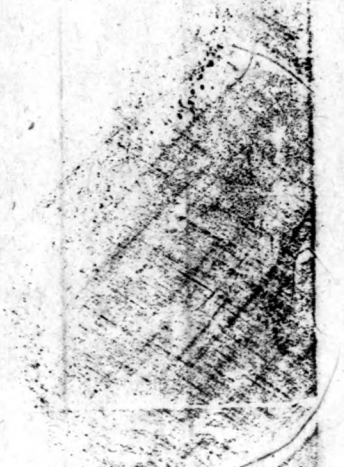
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十五終

庚戌季夏覆校於播琴山館文村居士又記

戊申十月十三日校畢此冊文邨居士記于增影園

詩經
卷之五



不刊之書
藏以
此
書

